

不移堂記 - 『燕巖集』

士涵自號竹園翁, 而扁其所居之堂曰不移, 請余序之. 余嘗登其軒, 而涉其園, 則不見一挺之竹. 余顧而笑曰: “是所謂無何鄉烏有先生之家耶? 名者實之賓, 吾將爲賓乎?” 士涵慙然爲間曰: “聊自寓意耳.”

余笑曰: “無傷也. 吾將爲子實之也. 曩李學士功甫, 閒居爲梅花詩, 得沈董玄墨梅以弁軸. 因笑謂余曰: ‘甚矣! 沈之爲畫也. 能肖物而已矣.’ 余惑之曰: ‘爲畫而肖, 良工也. 學士何笑爲?’

曰: ‘有之矣. 吾初與李元靈遊, 嘗遺絹一本, 請畫孔明廟柏. 元靈良久, 以古篆書雪賦以還. 吾得篆且喜, 益促其畫, 元靈笑曰: ‘子未喻耶? 昔已往矣.’ 余驚曰: ‘昔者來, 乃篆書雪賦耳. 子豈忘之耶?’ 元靈笑曰: ‘柏在其中矣. 夫風霜刻厲, 而其有能不變者耶? 子欲見柏, 則求之於雪矣.’ 余乃笑應曰: ‘求畫而爲篆, 見雪而思不變, 則於柏遠矣. 子之爲道也, 不已離乎?’

旣而, 余言事得罪, 圍籬黑山島中. 嘗一日一夜, 疾馳七百里, 道路傳言, 金吾郎且至, 有後命. 僮僕驚怖啼泣. 時天寒雨雪, 其落木崩崖, 嵯嶇虧蔽, 一望無垠. 而岩前老樹倒垂枝, 若枯竹. 余方立馬披蓑, 遙指稱奇曰: ‘此豈元靈古篆樹耶?’

既在籬中，瘴霧昏昏，蝮蛇蜈蚣，糾結枕茵，爲害不測。一夜大風振海，如作霹靂，從人皆奪魄嘔眩。余作歌曰：「南海珊瑚折奈何，祇恐今宵玉樓寒。」

元靈書報，「近得珊瑚曲，婉而不傷，無怨悔之意，庶幾其能處患也。曩時足下嘗求畫柏，而足下亦可謂善爲畫耳。足下去後，柏數十本，留在京師，皆曹吏輩，禿筆傳寫。然其勁幹直氣，凜然不可犯。而枝葉扶疎，何其盛也？」余不覺失笑曰：「元靈可謂沒骨圖。」由是觀之，善畫不在肖其物而已。」余亦笑。

既而，學士歿，余爲編其詩文，得其在謫中所與兄書。以爲「近接某人書，欲爲吾求解於當塗者，何待我薄也。雖腐死海中，吾不爲也。」吾持書傷歎曰：「李學士眞雪中柏耳。士窮然後見素志。患害愍厄而不改其操，高孤特立而不屈其志者，豈非可見於歲寒者耶？」

今吾士涵，性愛竹。嗚呼，士涵其眞知竹者耶？歲寒然後，吾且登君之軒，而涉君之園，看竹於雪中，可乎？